西堂集 十四

記
題跋
雜著

西堂先生集記題跋雜著卷之一目錄

貧當精舍記　表忠祠事蹟記
薜溪記　鏡浦臺記
待士庫記　題跋
楓岳遊記　養拙窩跋
制勝樓記　題海嶽傳神帖
帶湖亭記　春谷集跋
百塔洞記　御賛貞明公主墨跡跋
樂健亭記　題貞谷帖
澄源堂記　鳳寺事迹跋

自然經室藏

佛岩寺事蹟記
再思堂遺址記
八賢祠記
越俊記
操舟亭記
小歇齋記
直養軒記
望海菴記
愚軒記
始豆堂記
題讜齋丘壑帖
日新齋大易跋
題崔氏墓山祭田帖
題黎園耆老宴帖
松都兩碑跋
題亡兒清風亭記後
題兩朝寶墨帖
題尹仲和雲瑞圖記後
省齋集跋
舊本楞嚴經跋

題陳氏聖旨帖
御製四句帖跋
寫真小跋
雜著
擬唐陸贄請許李晟等自取機便奏
代儒生沈漢叟疏
洛感
朋黨論
詩能窮人辨
可畏惟人賦

頌己賦
次李白惜餘春賦
策題二
疑題
沈生命復字誠之祝辭
尚古堂金氏傳

西堂先生集記卷之一

篔簹精舍記

人苟有以樂乎中而無求於外則舉天下之物無足以移者非故有意於不爲物移也以爲天下之樂無以易是焉耳是以雖幽士之所託高情之所寓超乎世俗之外者一有着焉則其與聲色臭味之移人者其相去幾何哉嘗試思之吾旣有是心矣心果可以無所寓乎斯有是身矣旣有是身矣身果可以土處而木棲乎斯有棟宇之制宮室之安矣有棟宇宮室矣與其處於塵囂闤闠之間又豈若淸泠之泉偃蹇

自然經室藏

之臯乎斯山與水無愚智賢不肖所共樂之者也然其本末輕重可見如此而古顧彼之營營此之昧昧則其失已而滯物也甚矣彼其撫雲松而傲世對石泉而嘯歌占一區則起一亭選一勝則置一莊所以賁餙幽居之勝者其區畫營爲可謂勞矣有不出於修心軼志而寘託夫閒情逸趣者乎徐而究之居第之便乎體林臯之娛乎懷求其無不慊於志者則其不以有吾身也吾之有是身則其不以有是心也今於居第林臯之勝必求其蕭灑絶俗而顧其心棼棼焉汩汩焉日與物鬭而不知反蹶其本而爲役於形

從小體而不知其惑噫何其倒置之若此也夫人久處於城市其所見不過尋丈之間戶庭之內耳垢穢塡胷莫可滌濯出而行乎郊野琤然之流接乎耳蒼然之色接乎目其神魂醒然若有得也欣然而喜自喻適志以為樂可以忘死矣既蒼然者日覺其可憎琤然者日覺其可厭俄則蹇裳而趍乎市朝若是者其情果真有得於山水乎亦其外有慕於高尚之稱而無所得於内焉耳苟其有得乎内古之達人有以身為如浮雲而尚欲遺之者况山林川澤之勝乎端居陋巷而四時之運行草木之枯榮孰非吾之觀物也

余少之時亦未見是遍行圻湖求可以愜吾志者既有省然則未始不反而自哂也友人崔而順築室貧篙谷所居有林麓陂池之勝昔年余嘗一過訪因留宿其草亭時適旣望月色皎然松影滿庭至今十年之間未嘗不往来于懷也今其崖楓澗芳益以蓊檜薈蔚而而順又就其中築臺濬泉架以楓楹視舊有增拓焉則其地爲益勝矣書來屬記余非閑於文辭者只書平昔所欲告於人者以爲復而順其以余言爲有契於心否乎若其景物之娛悅人者則他日與而順會宿其中以續前夜之遊或詩若文當爲而順

菝之而順其姑徐焉

薛溪記

溪源於龍門大山西流四十餘里以入於江盖其来遠矣不可盡見於文今所記者為吾所有而杖屨之朝夕及焉者也曰龍湫者在亂峽之間有巖盤陀其傳崖處四面皆起而中凹形如仰盂有泉注其中可半畝其臨水處前有巖對峙兩巖之間狹如槽而長幾尋水之自上来者至是皆疾駃競馳過焉則委蛇清瑩圓而為淵是為小龍湫湫之溢者西注蜿蜒又圓而為淵是為大龍湫多龜鼈鯽鱖自此而又西行

數里乍淺乍深乍湍乍平淺者鏡清深者輪轉湍者矢激平者練鋪大章隨地形石勢而然也至蒼龍潭水益清而沙復明上有三巖松之老千歲者倒生其間清江公之亭址存焉稍西而為送月巖怗然而廣者為龜巖穹然而高者為獅子巖送月則其通名古有宋越者居於是巖之得名以此而後入者取字音相近其稱送月亦以此獅子之下有石屈曲起伏緣延溪流曰石闌干水繞其下黯綠成潭據其上俯視石勢斜入成窟水亦隨而滿其中遊於是者不悟其身乃在水上也挍之以石羣魚競聚大小戢戢觀之

可樂有大松其根倚龜巖其蔭覆獅子其影在潭心虬拏龍蟠恠偉無比有小松挺然對立每夏月盤礴其下松風水氣清爽神氣乃不知有感暑伏熱也又稍西臨流有巖有舟舄石樽又稍西而為石臺臺在溪之北岸其趺末尖而本廣懸空架虛藤蘿蔓生其上平妥可遊其所以能不墜者下有石天然成柱拔地而起上而擎乎臺此見造物之巧也後有蒼崖如施兩疊屏風上多松檜側栢旁有老梅開花淺紅色自此下視溪流但覺頭目眩轉有以知據地之高又稍西則南岸之山忽低而屈折其屈折處樹木蒙密

多楓栝甘棠真櫟尤多躑躅杜鵑之屬每春夏之交
紅緑映水一望不絶緣溪上下大抵皆然而此最為
盛焉至是水亦隨山勢折而北演漾平鋪緑淨可鑑
俯水有小巖曰宴坐坐其上俯而掬清流仰而挹山
翠殆不知瞑色之集於山間也山之對岸有原平曠
即余引水開田園者自此而又北不以里數溪水平
濶中有石島曰泛槎石山之自東來者見溪而止其
斗絶處石壁削立色正蒼黑其高數仞其廣倍之松
之大小者被其顛名以翠屏屏盡而得松石臺緑溪
有石逶迤至臺則特起而高一松一楓蔭之其下水

皆從石上來雖深而湍急形勝畧似送月而稍不及也余所新搆精舍正與翠屏對明遠三峯又特秀於翠屏之外蓋余遊於龍湫龍潭也穿林獨往翳然有世外之想及至獅子則心慮澄湛緣塵俱息登于石樓而若飄飄御風以遊灝氣之外降而休於宴坐有窈窕之思幽邃之趣倦則行歌而歸憑軒而坐其起居飲食不近在於翠屏則遠不出于三峯悠然也曠然也不知情之流適歟神之不勝歟此余所得於外境而且以自省焉者也水過松石臺又折而西數里爲峩眉峰峰勢峭拔石狀巃嵸雜樹緣縫罅而生見

之甚奇秀水環其下以達于江江為昭陽下流末至
龍津三十里其名為犁浦云

侍士庫記

殷之為邑介於海山之間風氣獷勁以武力相尚不肯從事於經術文秇海西一方大抵皆然而殷為甚是故前後百餘年之間以文擢第於京都者絕無其人焉吾內兄李侯景張氏出宰是邑深以是為病剏俸之羨別置庫貯之擇吏勤幹者掌其出入月告其息利而歸其簿於官每歲以詩賦試士取其中格者若干人館之公廨俾讀書習文辭凡其所資大而餼

廩小而紙筆費皆於是乎出於是士皆競勸既又為武士之缺於望也試士之日並許其試射而厚其賞賚未幾文武之材蔚然俱可觀矣李侯書来屬記余謂李侯之意善矣俗未有教而不善者雖然李侯素有家庭之學又嘗遊於滄溪林公之門其所得亦既在於詩賦之外矣苟能推其所得為殷之人士日講性命仁義之說而有所浸灌培益焉則其蔚然可觀又豈止於今而已哉殷之人士安於舊習不能奮發作興以導李侯之教則是殷之人士之恥而非李侯所以待殷之人士之意也後之来者尚亦以李侯之

自然經室藏

心爲心歟余敢以是勉於李侯又勉於殷之人士又以勉於繼李侯而宰是邑者焉李侯名漢左其爲治專尚儒雅觀於待士庫可知云

楓岳遊記

甲午八月辛卯入山藍輿渡飛虹橋至長安寺寺固巨刹而橋尤壯麗壬辰右轉至地藏菴又至明鏡臺臺在釋迦地藏兩峰間上有崖曰業鏡下有潭曰玉鏡由極樂門欲尋新羅太子故城仍窮大小松蘿靈源寺天雨路險不果至下循故道右轉至鳴潭水自巨石間溢而爲瀑下方數畝釋文仲言有物據其中

其大如甕目睒睗有光渠曾親見其狀頗疑神物所宅也亂流歷太古窟三佛巖至白華菴又至表訓寺又上至正陽寺寺前有歇惺樓樓前有天逸臺諸峯簇簇四環最高者毗盧穴望毗盧之枝西為峯曰永郎曰迦葉曰須彌曰熊虎曰放光曰開心曰金剛南曰衆香曰白雲曰獅子曰大小香爐東曰日出曰月出曰水岾穴望之枝西為峯曰望高曰石鷹曰落鴈曰敦道曰釋迦南曰遮日曰彌勒曰白馬曰十王曰牛頭曰地藏北曰五賢曰曇無竭其餘小者不可盡見之文皆瑩滑如凝汞端重凝嚴有之竦削秀拔有

之銳而尖有之削而方有之排比密密有之離迾矗
矗有之孤撐獨立不依不附有之甚恠絕奇如雕如
刻有之注思諦觀疑有鬼神衆香城尤皎潔如雪冐
雉堞諸峰之低昂出沒疊露層見者峰各異態若其
地拔天插無一點塵土氣無一分癡俗意則蓋無不
同焉夤緣罅縫者遍山皆楓有深紅者有淺紅者有
黃而未紅者有青而未黃者爛熳斑駁如張錦繡如
蒸雲霞每風自長谷而起偃仰紛披眼為之纈矣已
左轉上至聞心臺下而右轉至安心臺甲午由表訓
左行上至內圓通寺又上至眞佛菴又上至須彌臺

見天成石佛石塔循古道下乙未入萬瀑洞匯者為
潭落者為瀑急者為湍徐者為川其名有青龍潭拭
巾巖洗頭盆黑龍潭碧霞潭真珠潭火龍潭龜潭舟
潭之屬幽奇脩敻言之所不能盡上至普德窟前架
小菴撑以銅柱繚以鐵鎖俯臨千仞絕壑危不可久
留小香爐金剛臺五賢峰昂趾跱洞門如兒拏歎攫
已則失去大香爐石鷹獅子峰又爭秀競奇俄又失
之見曇無竭穴望峰突兀撑天而衆香城儼列百疊
素屛於前倏忽之間遞送遞迎向背殊狀至摩訶衍
登七寶臺望見日出月出峰上至萬灰菴又上至白

自然經室藏

雲臺白雲菴石路懸空攀藤而上緣崖左轉堇容置一足以腹磨崖而過見休粮僧神普又上至成佛菴背負衆香岡巒四合磋磋造天菴空無僧但佛前殘香袈裟掛壁而已復循舊道下至佛地菴道詵所謂領下一區者甚有佳致丙申歷彌勒臺又歷妙吉祥至白霞潭又上至內水岾乃見毘盧全體踰鴈門峴至大寂菴下至榆岾寺見五十三金軀上下行樹陰中至隱身臺仰見石山巉巖自下至上混然一塊無架疊痕蹟其前北見十二瀑布東望天海晃瀁無際轉至佛頂臺畧與隱身同而不及之踰朴達串至風

穴窒絶壁殊奇問知其為鶴臺歴松林窟至外圜通庵丁酉踰孝養串至瀑布菴菴前白石淨鋪層為上下水中劈而注為卧瀑僧之善水戲者臝坐隨流而下如舞如跳如欹如墜與汨偕入與汨偕出了不損其毫毛見石之滑也下至鉢淵淵形如仰鉢水自上來者滿則溢而隨下有潭受之其廣數倍上有寺寺之左有羅僧真表藏骨骸處矍松童童對峙僧言斫去復自其根抽芽又下而得平地左轉涉溪至神溪寺戊戌右轉而入左右巖峰不減山裡所見但少楓林點粧耳轉入轉邃峰影樹陰交相蔽虧竊竹布地

自然經室藏

日光不漏窅窱陰森非復人境但聞泉流觸石潄潄有聲而已少進稍開又益進仰見天色紺青如旋磨益進亦休至玉流洞始見天日照耀奇峰層層聳空丹楓始感有卧瀑澄潭斷崖盤石少進即又窈冥已又晃朗左右俱有層瀑共落一潭稍上又得層巖潄瀑顧眄之間每換別區異境峰亦隨轉而變其奇勝比萬瀑無少遜萬瀑峰巒稍踈而此則叢簇矣然萬瀑清奇而此則奇矣而其清不如也過玉流以往危坂臨壑懸崖無路使諸僧連臂相接前者攀木後者挽引然後以足循而度者四用繩縋而上下者三循

之危甚於縋之危轉至九龍湫仰面見兩峰對峙千尋又一峰當中卻立長瀑自其中怒噴如滚雪舞雹宛宛直下數千丈就而視之閃閃騰虹光而餘沫為微風所吹亂撲衣巾其下石陷為湫水色黝黝近之毛髮皆竦從行僧搖手戒勿言但膜拜而已舊聞寒溪視朴湫為倍者五九龍視寒溪為倍者二而寒溪細九龍大所未知者與廬山為如何耳斯其為天下之壯而余之筆其得以狀之哉已亥出山起長安終神溪通得九日總之山中之勝石不如瀑瀑不如潭潭不如楓楓不如峰巒然潭瀑得石而益潔峰巒得

楓而益奇是固兩美之合闕一不可歟瀑之勝有二曰隱身九龍而九龍爲勝潭之勝有四曰真珠玉鏡鳴渕鉢渕而真珠爲冣石之勝不可爲數而鉢渕爲上峰之勝不可爲數而衆香爲奇觀楓之勝遍山皆然而天逸爲冣又以其冣者而等爲鉢渕不如真珠真珠不如衆香衆香不如天逸天逸以峰巒丹楓勝而九龍以瀑布巖石勝九龍之比天逸吾不知甲乙之所定斯其大畧也若夫爭流競秀之奇目寓而身探者當自得之余何足以盡之姑記余所見俾後得以考其日月焉余之所未見者尚多或雖見而不必

記然余之所未見者皆不及余所見前之遊者旣言
而山之僧亦云

制勝樓記

海西之延安府有所謂制勝樓奚制勝之名由乎月
川李公也昔在壬辰之歲倭酋秀吉傾國入寇始陷
釜山東萊遂長驅而北立鋒毒焰之所及八路糜爛
宣祖大王决意去邠而天朝將士之提兵東援者鉦
鼓之音相接於遼薊之外于是列邑望風奔潰摠戎
之臣或至雉兔逃匿而數千里之間遂無堅城完壁
矣獨月川公能以數仞孤城挫日滋之強寇蔽遮西

自然經室藏

北以基我中興之業其功可謂奇矣迹公攄積蓄欲自焚盖其意城亡與亡城存與存卒之城與公俱完者豈公之所自料哉今距公殁幾二百歲過茲邑者猶想見當日嬰城喋血之狀而其山川草木尚若有生氣使人俛仰今昔有躊躇不能去之意獨恨無瓌搆傑觀有以稱公之偉績而資遊人之登望歲辛巳李侯彥維始就客館之南拓地而起樓制頗顯敞未幾曰事罷去吾叔父黄州公繼而視政既完前人未訖之功又篆書樓額以揭之於是輪奐翬革始有以稱公之績而登而望者憑檻縱目撫覽表裡山河有

以洩其感慨懷古之意於是邑之老幼莫不恨昔之無而慶今之有凡閱武讌賓必於是焉宣悄鬯菀亦於是焉若然者樓觀之興廢無所關於政治之得失者其可謂之知言哉然樓之作今堇二十餘年不甚久也而棟桷已多傾圮丹雘已多漫漶過是州者殆不知有是樓今府使申侯莅任未幾慨然有重新之意縮費儲羸役以遊手未踰月而噲然復舊觀走書於余俾為之記余既諾焉而仍有所深感於中者蓋余先祖清江公與月川公宗世所謂死生交也當月川公之守堞也罷極而假寐倏夢清江公蹴其髀而

告以寇至月川驚悟而賊已潛師踰壍肉薄登埤矣於是城上火砲齊發得以盡殲後凡有急無不先期而告其精神之相感不間於存歿者有如此夫慕公之烈者一國之人無間於婦孺而延民為愈深其欲致歸於公者一國之人亦無間於婦孺而清江之後為愈深此非有所私於公人情然也今是樓之成豈無他人而扁額者黃州公而作記者即余事雖偶然其亦異矣抑申侯之高祖判尹公當尼胡搆衅之日與清江公同積苦於兵間而亦嘗長第膺推轂之命矣判尹公之威名能使虜馬不敢南牧而及至壬辰

寇深之日卒以身殉於撻川此與月川雖有幸不幸之殊而其不先不後同樹卓然之節於一時者又豈以死生而異觀哉然則茲樓之見修於申侯者豈非事之尤奇者乎噫國家昇平百年矣見今海防多憂苟鯨鯢跋浪復如壬辰沿海諸邑奚恃而無恐余聞申侯為政必先教化苟與延民日講孝悌之道如禮所稱行乎州巷脩乎軍旅俾衆以義死而不敢北焉則余知他日能辨月川之偉績者必申侯也不然則延判尹公之烈而為國立慬又豈望於他人乎申侯其尚知所勉哉登是樓也雖搏力匀卒之講弸注

自然經室藏

決捨之戲必有事焉必思所以緩急制勝無徒流連於景物盃酒之間是又余所以祝乎侯者也府舊有祠號顯忠而今又樓名制勝皆所以不忘月川公也故見於文者如此而係以余所深感者以塞申侯之勤且以規申侯他日繼侯而来者尚以侯之心為心無廢一府之觀焉侯名聖夏賢而有文屈於公車以蔭進辛丑六月既望全義李某記

帶湖亭記

嶺之東九邑皆并海有亭臺各以其勝競長層構傑觀相望於烟濤渺靄之間而高城又稱為仙境盖其

蜿蜒清淑之所鍾楓嶽有不能專也則散泄其餘氣於海上如海山四仙之勝即國內諸名區在所不論求之天下果能有兩海山兩四仙否乎夫以蕞爾之小邑有楓岳為之山又有海山四僊以為亭稱之為仙境宜爾乃又有帶湖亭列於其間則是何仙境之萃於高城若是多也登是亭而望焉左則大海與天無際而七星之島點綴於數里之外右則楓岳萬峰竦插雲霄南江之水經其前如帶雕檻畫棟倒影於清波蕩漾之中而野店漁村掩苒遠近亭後官廨民居之相綴者又隱映於紅藻綠柳之間雖善畫者未

易得其髣髴余嘗題品以帶湖先於海山有詩曰倚門哀唱繞青冥渾迹仙人過洞庭怪底帶湖人不識逢場唯說海山亭蓋謂倚門之唱人皆知其善而混迹仙人則世未易識帶湖之不見知於人亦類是焉耳然亭久而圮殆將爲茂草之場今郡守沈侯捐俸剗㢋拓而新之又加以丹雘之功於是不唯復舊觀而比前爲益勝矣沈侯間從余求記夫帶湖出世之景也余請爲出世之言人之一性湛明唯眞無妄由妄而有感結由感結而有山河今試細研内外彼漫汗沃日之水其有異於吾身之涕唾便液乎巍峨造

天之山其有異於吾身之筋皮肉骨手内之潤堅者
與火風爲四纏分湛明之體爲視爲聽外之山河蕩
駴耳目分湛明之用爲色爲聲由是而其真益鑿其
妄益肆人苟以湛旋妄還乎本體則妄滅而真明銷
感結而爲一性述郎之徒其能遥與輕舉爲天地間
不死人者其不以是道歟若然者人之所當觀不在
山河而在是身不在是身而在是心乃今不求仙於
心而唯境之求詎非惑歟觀世之人塵埃塞胷其心
之無天遊久矣而獨喜稱嶺東遊觀之勝車轍馬跡
相尋於湫池斷髮之外是唯以蕩駴耳目爲快又烏

能近督四纏之分湛明哉是以放言以廣沈侯之意且欲使後之登斯亭者尚以是求之沈侯名鳳輝其爲政慈惠有聲是爲記甲辰初秋李德壽記

百塔洞記

百塔在楓岳諸洞最爲幽深路由玉鏡潭東入四十里攢巒峭壁乃無置足之地緣崖攀葛匍匐而進峽束山盡若已路窮矣折而入乃復窈然而深如是者七八但見奇峰競秀令人狂喜左右霜葉彌望無際終日如行錦障中亦有卧瀑澄淵其長短淺深態各殊狀而適迎適送應接不窮最後有層岩極平廣瀑

流散垂淙淙天造石塔臨溪突起高與山齊豊下而殺上如庋書籍如累尾甓同行皆大叫稱奇從僧以日昃請歸且謂觀止此矣余疑其詭也復努力向前五里許果有小塔相連掩翳松檜間而正東有大塔色如白銀照耀一洞其旺偉倍於下者同行復大叫稱奇至是則山頂也水源亦窮乃歸余於甲午記遊云余所未見者皆不及余所見至是而悔其言之失也乃追記如此以補前文之闕

樂健亭記

瀕杏湖而亭者類蜒房之附于碕岸而樂健為最勝

樂健之義不取諸勝而取諸歐陽子之詩亭之勝有目者皆得之矣主人之志之所存則非名不見此所以不取諸勝而取諸歐陽子之詩也主人為誰余友金子直也子直之言曰歐陽子有思頴詩其落句云及身強健始為樂莫待衰病須扶携蓋於是時歐陽子之年四十有四矣余之歸斯亭其年適與歐陽子同歐陽子之見之於詩者有不若余踐之於身此吾所以樂及吾身之健而得成古人之所未成者也幸子有以文之夫人之仕宦於世孰無知足之心而利名之欲蔽乎中君臣之義絆於外於是少而壯壯而

老無一時自得於其心心隨形化死而後止則其有能及老而歸者猶爲皆娍之自休若夫及其壯而歸者則千百而堇有一二此歐陽子之所以惓惓有志而子直之所以樂其樂者也雖然君子出處唯內揆乎義而外觀乎時而已時與義可以出矣而從事於決絕之行是謂固時與義可以處矣而溺志於軒冕之榮是謂荒荒與固均之爲失君子之所不爲也子直朝之名臣也生於黨論之世而不囿於黨論今雖扼於時義退居斯亭而上眷蓋未衰也苟一日復召而用之則吾知子直必不能固守斯樂何者揆之義

觀之時而無必處之義況斯名也已為之兆矣夫歐陽子之思穎不徒見於詩而已又買田而約友其志之決如此而其後數十年之間累躋二府歷事三朝至於年近休致而後始乃出守蔡州以為歸老之漸而猶不能決去焉則惡在乎強健始為樂哉夫志為勢所拘身為恩所縻此古今之通患故歐陽子不能必償其宿願吾恐子直之亦復然也歐陽子既以時君之辨察誣同終始保全為遲回不去之由而發累年蹉跎之歎則向來子直之被人搆揑而得蒙當宁之辨察保全者又何異於歐陽子之所遭哉歐陽子

所不忍决去者子直豈能獨辨之哉雖然處固不必賢於出吾固已言之矣苟子直他日事業不愧歐陽子則是亦今之歐陽子已矣歐陽子未嘗以不能踐言見譏於世世又孰得以譏子直也哉余謂子直苟遺時有所為則當及其色力強健展布其四體道有所不合於時則浩然歸卧於斯亭樂其健於歸田與樂其健於需世固無二致也君子之道未嘗窒而不通詎不其然歟子直取亭之勝作八景詩求和於儕友之往来者今余所記在於名亭之義故未假及焉他日尚為子直賦之丙午三月李仁老記

澄源堂記

東萊鄭師叔宰閭慶之周年治有聲吏不咨民謳于野於是大脩其衙舍而新之變前之腐朽頹圮而煥焉易其觀瞻其聽事之堂尤明爽得寒燠之宜問名於余余請名以澄源師叔既揭大扁於楣間矣繼又徵其說余告之曰水之為物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是故觀其流之清而知其源亦清觀其流之濁而知其源亦濁欲其清而無濁亦在乎澄其源而已夫太守一邑之源也民之趣嚮維視太守太守廉則民興於廉而盜竊自息矣太守仁則民興於仁而嚬呻

自絶矣苟太守貪且暴也則民亦應之以貪且暴是故入其境觀其俗而即太守之為政可知矣若是而不曰太守一身為一邑風化之源可不可也亦既謂之風化之源矣其將渾之而使其流之濁乎抑將澄之而使其流之清乎此吾所以名堂之義也太守坐於堂耳聽詞訟目覽簿書口授手署六官四體無不有事而其所以為源者又在於一心心苟得其澄則其所以循六官而外應於物者無不得其當心苟不得其澄則其所以循六官而外應於物者無不失其當於是舞文巧飾之吏見以為忠工言令色之民見

以為直大者如此細奚勝論方寸既渾觸境迷倒然則一邑之源固不可不澄而一身之源尤不可不澄此又吾所以名堂之義也嗚呼余觀於世澄其源者有幾人哉有自外來者問其太守為政如何則輒顰蹙曰政吾不知但知其日夜聚財廣置田園而已問胡不為言官所糾則又顰蹙曰是為某相某宰之親言官且脅息附麗之不暇矧糾之哉誠如是也是使數百虎而冠者攫肉於國中也夫其所以為源於一邑者既如是則其所以為源於一身者又可知矣奈之何民不去而為盜也今之為太守者恒言今之民

為難治其亦不知反求也水本清而惟撓之則濁苟有以澄之不崇朝而千里一清夫豈外求哉東萊之鄭固多良吏師叔尤樂易愷悌其為政如其為人不大聲以色而民懷其仁不修潔為名而吏服其清其於澄源之義庶幾有所進焉惜乎安得以吾說遍規三百數十州郡之為吏者且以規夫操三百數十州郡差遣之權者乎師叔勉之無曰三百數十州郡之為吏者其能免此無幾吾安用求勝於三百數十州郡之為吏者云爾則其於澄源之道幾矣丁未五月記

自然經室藏

佛巖寺事蹟記 乞兒代作

王城之東有山蓬然曰天寶山山之北有大伽藍焉扁其額曰佛岩寺寺之刱厥惟久矣羅僧智澄始開基而住錫焉麗初道詵國師重建而增其制國初無學大師又補葺而新之閱百千餘年而能不至荆楚之埋沒焉及自山之南一支為國陵以後寺始為世祖成宗兩朝願刹十方比丘日益聚至而居僧一玄者誓心興復鳩材營修榱題棁桷藻繪丹碧翬飛鳥革煥焉一新像設纓盖之飾梵貝器皿之屬爛然而完僧廡客寮儼翼周圍以至庫廚之所日用所宜者

無不備具費不國削役不民籍而人皆樂施功成不
日此皆由列聖朝顧助之恩而一玄輩奔走之力以
成者也然流丐之僧素無儲粮佛宇之供每患艱匱
寺雖巋然而齋鍾屢絶僧徒每以此病之康熙癸巳
寺僧覺粹始募善男善女聚其施財謀佛田而未就
逮至我聖上卽位之四年戊申老和尚應元與沙彌
覺信淨仁同盟蕘願得施布施錢廣置田土於近圻
朝夕齋供歲用其出而毋使求丐於檀越家於是乎
寺益充完而僧之力乜大矣余觀近日山僧輩傍門
流汗募財私餉者多矣對應師能不愧恥乎應師功

既成而猶惧夫後其身而居其寺者不能以其心為
心謀刻石以詔後請余文為記予於是别有感焉夫
毀冠裂裳晃去父子羣翕歎此佛之所以異於吾儒而
吾儒之所以詆之作之者也然世教不古彜倫斁敗
夫所謂衣儒衣冠儒冠者未必皆忠孝之士而奔馳
乎利慾場中反取笑於釋氏者不少則今應圓輩其
中之所造吾未知其如何而獨其外護法門念念不
已者出於至誠不待人誘此豈不足以激吾衰俗乎
又况護守國陵祝釐君上其志可嘉則豈與夫眩禍
福之說假慈悲之名極侈與麗傷財病民者比哉予

是以不辭而爲之記如是

始應師以右揆命来求余文時余方管史局曉夕奔走職事歸家又為賔客所困苦無親筆硯之暇乃命兒代撰兒援筆一揮而就遂以畀應今聞其勒石寺前並刊余名誠恐後之覽者真以為余文也畧記之如此

再思堂遺址記

再思堂李先生少遊佔畢齋之門以氣節文學顯名於燕山朝及史禍作與寒暄濯纓諸名賢俱罹奇禍至今談者爲之氣短其事畧見於清陰金文正公所

撰碣文中矣盖先生坐議謚戊午始謫関西之郭山
四年而移羅州至甲子被禍州之東十里地名伏岩
至今傳為先生所居先生外曾孫禹監司伏龍曾牧
是州就遺墟竪短碑以識之歳久而稍剥蝕至聖上
即位之二年丁未先生七世孫衡坤繼牧是州摩挲
感慕既又惜其不載謫居遭禍之歳月恐後之人無
所考據將別治石以記而屬筆於余余少之時遍行
四方至名賢所居之鄉必求見其遺跡而無能有識
之者則輒為之悵然以恨今人士之南行過是州者
賴此片石將有以想像先生之遺風於荒榛野草之

間徘徊而有不忍去者李君斯舉其於表先懿庸末俗顧豈不大哉凡天下之事必其接於耳目而後乃能動乎其中雖義烈所就其迹炳然苟曠日不交於前鮮有不浸遠而浸忘此又李君微意之所存也李君之堂弟明坤適牧光州亦與聞其役云

八賢祠記

為人臣者於其所事之地不幸而值變故則或有捐軀而立名者或有潔身而自靖者均之為得其心之所安而無疚乎義命耳矣然捐軀者其迹顯而易見自靖者其事微而不彰在昔光廟受禪之際有所謂

自然經室藏

六臣者視白刃猶康莊蹇裳疾趍靡碎而不悔其名
固已轟轟烈烈頌於婦孺之口矣乃又有八賢者其
迹與六臣不同而其心則無不同焉金東峰之避世
佯狂南秋江之放跡物外千載之下想其心事令人
淚簌簌霑前襟而成公聃壽之晦跡丘原趙公旅之
釣魚洛東其貞心苦節又與悅卿伯恭同其風至若
李公孟專之托盲棄官元公昊之杜門不出迹其未
嘗面闕而坐其所守豈不尤可悲哉權公節始拒光
廟之密謀終又托疾不應除命其能免於禍幸矣而
鄭公保則蹈虎尾不見咥然亦危矣斯八賢者雖其

處義或殊而得其心之所安而無疚乎義命則與六
臣易地而皆然矣殷之亡也微子去之箕子被髮爲
奴比干諫而死其迹異矣而孔子並稱爲三仁豈不
以得其心之所安而無疚乎義命也哉苟得其心之
所安而無疚乎義命則死不必賢於生而生亦無愧
於死矣然六臣之事炳炳如昨而八賢之迹世或昧
焉豈不以潔身自靖者微而不彰而然歟苟不表章
焉使當日心事如日月之耀乎昏衢則衆矇矣瞻焉
寧越魯陵之傍有六臣祠舊矣歲壬子邑之章甫就
其側又營八賢祠於是其事始備而無缺矣嗚呼三

代以後君臣之義如絅不補如魏徵王珪以後來之善掩既往之罪自此以來馮道諸人遂以君位爲傳舍恬不知愧繼述之人自中朝至我東相望不絶甚且自托佐命元功饕取富貴向非諸公或死或遯則又孰知君臣之義其重若此而倫紀之賴以不墜於地者其誰之力也然則是祠之建其所以有補世道者豈少也哉越之人士介權侯益淳要得余文以爲揭楣之記遂不辭而爲之說如此

越役記

乙卯四月癸丑以莊陵改莎辭朝歷楊砥涉安興江

抵原城自原以東多峻嶺深谷乗輿多於乗橋酒泉有清虛憑虛二樓清流峭峰令人忘起過此雖終日在亂山中路甚坦平人言越州險阻者誤也用小舟渡西江又渡清泠浦有巖秀而黝挺拔十餘丈捨舟其下行不里數有原曠平後擁刀山前環錦流端廟舊所御竪小碣以識碣右亂礫堆積古老言曾築墻加棘而錮之此其遺迹云俛仰躊躇間倏有悲風起自叢薄山鳴川咽悄愴不可久留錦江亭據邑治之左勢孤絶長江如拖匹練對岸多長松村家隱映其外雖善畫者未易狀歷尋六臣八賢祠憇報德寺曉

起謁陵陵本嚴與道先山事載陵誌莎役告訖拏舟
往自然巖兩石有隆起延長之別水自中瀉悍急淚
黑吹笛上下久之踰承堂峴抵春城携朴子龍李良
理舟北壁下乍高乍低開張㲉千丈甲蹙鱗皴雲蒸
霞蔚氣勢壯瑋一坐叫奇放舟順流下至丹陽窾空
呀然曰隱舟巖石偃崖擎曰石門望見島潭秀色可
餐江流平濶當心三峯突兀孤撑不倚不附而居中
者也高其狀以大石盆貯三拳恠石天下當無此巧
昔歲戊辰先君子宰忠原與金農巖舟遊四郡同載
者九人今存者外兄沈領相及余二人而已愴哉仙

岩有上中下均有清流高松乃其奇獨以石勝下岩平帖而廣如繩引斧削瑩然無瑕中岩大過於下如庋床如疊几層瀑淙淙可聽上岩縱横位置不整色黒者又半之斯其爲寂芳歟降仙臺渾身是石架虚崛起江流縈其下農巖曾大書九仙臺令磨滅不存舟前見五老峰偃蹇相連而玉筍寂秀拔竦入半空巃嵸崔巖不可名狀歷鶴棲岩泊寒碧樓朱欄影動春流屏山隝崖嫵媚仙居恐亦不是過也歷忠州抵驪州登甓山東臺又登清心樓以矗甯之驪而有二勝焉得爲名州詎不信哉歷楊廣泊平丘馬行入京

是行也去由陸歸由水陸宿平丘宿大灘宿釜淵宿原城宿酒泉宿寧越宿報德寺舟宿寧越宿永春水宿島潭宿二樂樓宿凝清閣宿禿浦宿可興宿興元宿梨浦宿大灘宿平丘得日為十有九雄永春歸路也而陸水淺而舟易膠也

操舟亭記

自濱陽郡沿江而下十里有谷窈然阻北而通南有江山園林之勝土人稱為上心余謂古人凡有所命名皆必有其義江水西流為大灘以險聞於國中皷枻上下者欲其盡夫操舟之術故名以觴深而音轉

而訛耳余於北麓之下置精廬以為歸老之計改舊名為觴深而扁其亭曰操舟噫今之世卽海之險也余之操舟以遊於其中有年矣每見摧檣敗楫相續於前而余之舟亦幾覆者數矣當其時大浪如山小浪如屋接於耳者洶湧奔騰之聲接於目者橫裂直立之狀天吳鱔䲑之屬又傍睨而側伺其可畏如此余怵然心為之動蓋未嘗一日而暫安則其有愧於善遊者多矣況敢望沒人之視淵若陵視舟猶車乎及今歸卧斯亭則疑若忘乎世矣然猶未能忘形夫有形不得不養養有所不具則心為之營飢而營食

寒而營衣病則求醫困則思逸其為養不一其端形既得其養而心則為之疲矣若是者雖果於忘世而猶有形之累猶忘水而未能忘舟其為外重均也惡往而得其暇哉然則忘形固有術乎曰有之其唯移其養形者而養其神使全而無郤而已彼未嘗見舟而便操者固不可幾矣若夫數能則唯在夫用志不分觴深之津人其有以告之矣津人其亦荷篠沮溺之流而隱於水者歟余曰操舟而得養神之說於是作操舟亭記

小歇齋記

倦而思歌人之大情也行邁之久馬瘏僕怠則思歌勞役之餘體疲氣喘則思歌風波之民思歌于岸礒襫之流思歌于蔭負者思歌其負戴者思歌其戴步者思歌于坐坐者思歌于卧雖所處之地不同而其欲歌則天下之人均也惟仕于朝者則不然決性命之情以求之幸而得焉在卑而訃崇由微而覬顯憧憧火馳不知神為之疲烏祈夫一日之步歌哉乃有一人焉趣操獨異以軒裳為桎梏以呵殿如雲為穽柵委而去之散髮岩阿適性逍遥世且瞿瞿然指而相告以為是能卸利名之擔而得其所歌矣然小之

者曰是不過靜然之補病而已矣是論於真歇之道哉心者所以御乎體者也由體之養而心為之悴體有所病而心不得寧體有死生而心以之厭戀或鼓或罷一愉一戚惟體之聽而心失其所以為主矣不能適來不能適去而不化者且隨化而化又孰能湛然靜觀於芸芸之際任天地之自生自滅而存乎中者閑而冥于初哉此之謂大休歇此之謂不以故滅命彼利名之不能動視俗則夥乎哉矣但爾之而已乎余舊所操說如此綾城具魯瑞少年取高第出入臺省有年矣見擯當路棲遑州郡晚遭聖主之知擢

居銀臺盖世運之平陂仕路之通蹇靡不飫經之矣身雖縻於紱冕而心則善於林臯既不能爲决絶之行則猶欲得其幾焉乃治第於西郊所居野曠而岡輿翳然有林麓之勝名其宴居之室曰小歇求余爲揭楣之文余謂曽瑞苟有意於歇乎宜歇於其大矣小之務豈其由小而將適乎大乎茀書而勉之曰以質其志之所存云

直菴軒記

天地之化直而已矣生人之理亦直而已矣乾之象曰健曰不息是直之異名也坤之三德直居其首謂

天地不以直為化不可也人處乎中氣其氣也烏得不以直為性孔子曰人之生也直又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由是觀之謂人不以直為性亦不可也試物之易見者而言之水之百折千曲也而其逝也不届海不止斯非其直歟木之横縱其柯葉也而液之升也由根而必達乎顛斯非其直歟天地萬物非是直則不成為天地萬物人也稱為最靈而顧有不能然則以其去性而從乎心心與心識知而機巧出於其間也夫若然者性囿於氣而氣用事焉而用事者又不能齊駿而勝其粹偏而勝其全於是有

内荏而色厲者焉象恭而中傲者焉溺志富榮而矯
為高尚者焉緘其老洫而假示孝曠者焉有擐而違
者焉有緩而訐者焉庀辭之䕫旨東而言西九軏之
塗太行而羊腸其容良瞻視儼然也而内之則不相
應儛以一皮膜而室之幽幽又孰得以窺諸斯其故
曷之在氣之然也古有孟軻氏善養是氣其養也以
直而其氣不挫以義而其氣不屈終能浩然而充塞
乎天地之間則始能復乎直之本體而與天地叅矣
驟而讀其書若甚壯也若不可全而及也反而思之
即吾本有之物求之斯得豈遠乎哉水無有不海木

無有不液人無有不直始之有曲折非水之罪也始之有縱橫非木之罪也始之有偏駁非性之罪也如此為說不知其可不可也烏川鄭子揮質美而嗜學少年擢高第平步躋亞卿而其顛未華然乃其心不以是自足屈首讀聖賢書早夜孜孜名其所居軒曰直養間嘗從余求為文以記之余謂子揮誠不以斯名為一時貴飾堂額之資而必思所以躬踐焉則所謂至大至剛者皆此馴致固不異矣小之猶當立朝為直臣交人為直友斯為不愧於軒名余將執左契而俟之夫直之說孟子專為養氣設而吾今泝論本

然之體何則性全氣斯從之矣

望海庵記

望海菴者爲大谿朴公作也奚爲朴公作公之眞像在焉爾像在而曰望海者何寓公悲慕之思也始公之考泌川公萬曆庚申冬以陳慰使從水路赴燕公言於朝願以身備船卒朝廷慰其志而不之許時海路不通二百餘年矣泌川公自山海關閣舡東歸至鐵山嘴猝遇颶風大作同行船俱向旅順口欲下碇待風止乃行舉旗招公船而不應時全遼已屬淸人不欲近岸遂不知所沒辛酉五月十日也公以整理

使在宣州治華使西歸船械既汔役陳疏請解職留待未幾書狀官歸得泌川公船敗報公遂發哀以遺衣冠招魂海上而歸自此終身不食水族及宰信川董城役於九月山每臨高望西洋如鐵山旅順髣髴在指點中朝夕悲慕不懈及其歸也就高處創小菴繪像而新設龕扉戒守僧晨開夕闔以寓沒世無窮之慟守僧感公誠孝至今能守而不變掌憲璲公之孫也托余為文以記方泌川公膺使命也年已六旬矣親舊哀其老多欲其辭疾者公奮曰急病讓夷臣子之職奚用避為此固公不擇地而安之若命者而

嘗見澤堂李公撰公碑有曰金墉之幸保白馬之兎。沈公之力居多若然者其平日所樹立又不止於一時之慷慨而已也大trigger公當丙丁之亂御命三入敵陣能抗義不屈後又護儲宮於瀋館凡三載公之父子履危殉國前後有如此者卒以扶正斥邪見嫉於爾瞻之黨並見擠於死地百世之下瞻公像者其有不肅然敬而慨然悲者乎沁川公諱彛叙官吏曹叅判大trigger公諱醬歷翰苑南床至兵曹叅判庚申四月李德壽謹記

愚軒記

完山李濟而嘗守海西之安岳郡未久解印綬歸朝廷累督還而終不肯行上疑其有病也問於筵中大臣諸臣交口稱濟而廉白過人以其邑之饒也不欲久據非有他情病之不可强者而然也上教曰諸臣雖以爲貴而予則以爲太愚矣仍許遞其職濟而歸上游舊居扁其軒曰愚軒夫甯武子邦有道而智邦無道而愚知與愚隨時而異聖人以爲其知可及而其愚不可及今濟而在饒邑而愚使處瘠邑則必不愚矣是愚與不愚隨地而異也人方競爲愚於不當愚而不愚於當愚乃濟而獨愚於人所不愚而不愚

於人所共愚其不愚也人猶可及其愚也則豈人之所能及哉伯夷之清柳下之和皆出於矯世今之世有千里者壤相接也有百里者地相錯也乃無一人之能勵志氷蘗但聞其神輸鬼運蒲若堵耳是故一經字牧屋潤體澤肥馬在厩肥肉充庖暴暴而起樂比公侯濟而疾世之若是也思有以矯焉是亦伯夷柳下之心則其見愚於世也固其宜也聖上所以愚濟而者亦從俗而愚之非真愚濟而也其愚之也乃所以喜之也且濟而之愚不止於此而已也世方錐刀是競問其名則搢紳大夫也而問其事則駔儈市

井耳矣濟而獨開門自守淡然無所營爲人皆粱肉佼溺而我則糟糠不厭人皆狐貉溢箱而我則縕葛不給是其治生之愚也世方朝暮馳逐唯官資崇庳是訃首下尻高蠅營鼠鑽百年倏忽一刻不閒而濟而方高枕大江之上睨看羣兒之爭餅而其心由由然外與物化而內不之化是其涉世之愚也夫濟而之愚不唯著於一邑而著於一生者乃若此若然則我聖上所以愚濟而者其亦知臣之深矣宜乎濟而之揭之堂額不欲一日而捨是愚也濟而書來徵記遂書其說以遺之庚申仲夏李仁老記

始定堂記

以吾之家於大灘也與徐持卿居相隣朝夕步屧相從於桑陂麥壠之間又或挐舟泝洄龍岩下賞花打魚以窮世外之樂非一日也持卿臨江築室頗精灑扁其額曰始定而間以語余昔康節邵先生走吳適楚過魯客梁晉久而歸始定居于洛余也京人也自京而還于楊自楊而忠自忠而踰嶺寓于福州自福而移清峽自清又還楊始有定居之志焉則堂額之揭以始定者蓋有慕於康節之為子能文以發其意乎余曰夫人之一身在天地間本無根蔕如萍梗之

泛于江湖或爲衣食所驅或爲事故所逼固未易定其居其或能定其居斯亦樂矣然自其一心而論之則身亦外物也其定與不定固無得失之可言而不定者終亦有定之日矣若心則未見其能定者焦火凝氷不足喻其冷熱也天飛淵淪不足喻其高深也野馬塵埃不足喻其紛鬧也忽焉而在此又倏焉而在彼起滅熠熠莫知其端縱而不定人貌而禽獸矣水之定也明燭鬚眉其不能然則物有以汨之矣心之定也光昭天地其不能然則物有以亂之矣莊生有言宇泰定者發乎天光詎不信哉今以子所慕康

節言之其在百源山中雖深夜未嘗不整襟危坐其
所養如此故心得其定而天下之理無所逃於其明
欲學康節宜學其心之定而不必學其身之定心苟
定矣無害於其身之不定心苟不定矣益於其身之
得定哉持卿苟不以其身之得定為喜而惟以此心
之未定爲患則始定之義於是乎爲大矣余亦求定
而未定者旣以規持卿亦用以自省焉然求定未有
能定者也惟忘定而定斯定矣持卿先祖藥峰公嘗
結茆此江之上以爲晩年懸車之計而遭時多艱不
克成其志而持卿先考寢郎公居此亦十年今持卿

自然經室藏

之營斯室也其亦不廢堂搆之業矣藥峰公於余亦爲外高王考並記之以告後之人云

表忠祠事蹟記

表忠世法也而學出世法者取以名其祠焉奚大其忠也大其忠則出世法不足以固也而其表之也固宜嶺南密州之靈鷲山有西山松雲騎虛三大師妥靈之所不寺而祠遵世法而報其功也穆陵在宥之壬辰島夷傾國入寇八路剪焉傾覆于時西山捨緇而甲唱義討賊松雲繼帥義旅屢立奇勳旣又再入倭京以寸舌替鋋刃卒使狡酋戢其跋扈刷還髦倪

前後不億騎虛臨陣殉義不啻如赴極樂界此皆忠
之大而祠之所以設也松雲䟽跡於是山生而長而
亂靖而歸就東麓縛數椽屋以為棲息之地揭名白
霞取其密通先壠使老蒼頭終生末生守之而師則
雲遊國中諸勝而終後人因其菴作表忠祠官給春
秋祭需及經丙子之亂守僧散而祠亦鞠為茂草肅
廟甲午金侯昌錫慨然興想於數百年之前壯師之
為而惜其迹之湮沒就舊址復創祠具狀報巡營按
使趙公泰億啓聞于朝官畀祭需如前大師入倭京
時所奉顧佛舊在大丘龍淵寺特建一殿於祠之左

而奉安又創東西僧寮募僧居之於是鍾磬之聲不絶於晨昏而香烟之裊娜者與沓靄翠嵐空濛於南天居然為方外之勝境矣山之北有師先瓏師俗姓任氏父守成贈刑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祖贈左承旨曾祖贈左通禮母徐氏以上並有從贈三世教旨皆藏祠中今上戊午春松雲法孫曰南鵬悼師之跡微而不章遍以告於搢紳諸公於是相國若金公若趙公若宋公咸以為只給祭需非所以報功勵世遂啓前席特給復戶五結又命本道重修祠宇僧翠眼尚玄等實幹其事而南鵬摠焉鵬又伐石慶山使僧

楚玧董其役而乞文於余將以備載其事夫祠雖並享三師而其初爲松雲作也故於松雲特詳云

鏡浦臺記

國之東臨海有所謂鏡浦臺非一國之勝而天下之勝也遊於浦者不知有海舟於海者不知有浦其間隔以一沙堤斯其奇也臺之刱也實始於麗朝按廉使朴公淑而安近齋記之旣久而廢至我仁祖朝我五世祖贇成公帚潛窩公又重營之而張谿谷爲之記今又廢矣無能復其舊觀者曹侯雅仲學博而材良由前大司諫出守臨瀛爲之周覽咨嗟乃鳩材僝

功不數月噲然重新凡爲楹若干柢書扵余求爲揭楣之記𠂆天地之運若驟若馳新新而不住雖遥與軽舉如永郎之徒風流軼宕如紅粧之事人所津津喜談者皆電逝泡滅無復見存但見扶桑之曉旭東明西没海上之烟氣乍聚乍散而已臺之闗人有如是者而臺亦與廢成壊相尋扵無窮爲景物所闗而所謂景物乃復爲天地所闗則無時而不移無動而不變古人之言豈妄也哉惟真常不動之體湛然無古而無今茍得是而存焉與物化者一不化而闗天地如朝暮矣曹侯扵登臨覽物之際能常作是觀則

臺之作雖樓閣重重即海上蜃氣有而非有又況記於何有雖然臺有廢興而文可以久存曹侯之意其或在於是歟曹侯久居於濱陽之南溪今由溪而浦由浦而海其觀益大而其學益邃意其將去海而入於寥天一乎吾聞五臺栢伊之間往往多異人可聞而不可見曹侯倘遇之試以斯義質焉

養拙窩跋

日余過族叔父衿陽公公為余言朴公恭輔在世日嘗言吾氣質近於剛急倘稍養以拙則甚善因書養拙窩三大字以歸之暨數年朴公抗疏得死墀下則其書為益貴重遂粧為小障而空其下角為我題數語以為識余惟朴公之所以告公者其意可謂美矣知崖稜風裁非公之所少也則欲以拙為公之韋知逡巡挹損公所自以為不足也則欲以拙為公之絃責善之義於是乎為得矣抑余聞古之能辦大事者

自然經室藏

未嘗不在於拙故以風節責人者或有聲嘶股栗之
譏而起劉踯項之功乃見於婦人之頷則是其故何
哉拙者其所養在内而及之者其用氣專於外外厲
者必内折而不爲色勝者特其形似拙而有未嘗拙
者故有不出出必沛然而莫之禦也余雖未及見朴
公而其得於先輩者則熟矣其形癯然若不勝其衣
人固未嘗以立偉節期之然至乙巳壺位變移之際
夫孰非在位食祿者其平居言議忼慨若皆可以爲
龍逢也者而至怵於天威鮮不喪失其所守乃其命
在桁楊而其口猶能正言與氣偕絶者獨有一朴公

則養於內者固未嘗拙而不以拙自居者又足恃哉朴公之勉公蓋亦推其有而不徒責於人者則其已然之跡可見者如斯嗚呼歎矣朴公之書外若婉約有懸而中實勁勵類其爲人觀於斯扁者其有不契會而得於中者乎而況公之親聞其言語親見其揮灑者乎是將不徒寓其貴重之意亦當踐其言於朴公既歿之後則余謂有足書者乃敢不辭而爲之言如此族侄德壽敬跋

題海嶽傳神帖

世人以東海之金剛爲真金剛以帖中之金剛爲畫

金剛妄生分別於其間是乃顛倒之見耳論其形色則流者峙者皓然而排空者悠然而起壑者東海之金剛固具有之而帖中之金剛亦未嘗不具有之若真與非真離心無塵則帖中之金剛固心所現境而東海之金剛獨非心所現境乎除了一心大地元無寸土又何有東海之金剛與帖中之金剛乎以幻觀之帖中之金剛不獨幻而東海之金剛亦乃幻也以色求之東海之金剛不獨真而帖中之金剛亦乃真也本無分別之可言而妄生分別於其間故曰是乃顛倒之見耳噫人以有我故生分別有我有物分別

愈細由是而得失榮辱之交爭慄然氷而熾然火析而觀之所謂我者果何在乎我既非有而况其他小而一身大而山河孰非此心之現境捨心而觀境何所在境非宲有分別即幻既謂之幻矣萬像森羅色色形形旋謂之真矣執之不有俄又失之余嘗於此作一轉語曰心真故境真又曰心真故境幻觀是帖者能作是觀曇無竭必且以金剛真面交付矣

春谷集跋

昔之高僧既證三空矣其遊戲筆墨者又復高妙簡淡如懶殘短長之什丹霞玩珠之吟寒山拾得諸篇

至今讀者如探龍藏如聆迦陵是故雖山淵之高深
不能掩其光怪而片言隻字皆可貴重山谷所謂沃
火宅清涼之具者詎不信歟不然而徒求字句之工
與文人韵士爭名一世則雖其翦裁愈精而求其一
言之幾乎其道不可得夫業已謝緣被緇矣此非交
涉於生死大事者則其所用心不亦左乎今春谷師
為詩若文皆不違作家繩尺絶無山人筍蔬氣余疑
其志存乎用是顯名殊異於古之高僧所為及聞師
嘗自書窓面曰沽名衒世求為人師古聖不為况我
為之味其語又若善晦耻名者豈其蘄以文字求知

於世也哉要之其姿性偶近於此而時不免有椎敲之習耳師之平日所著不甚多又頗散軼其大弟子祖一收拾爲篇介朴質夫求文於余余久未之應而祖一之意愈勤不釋質夫書来曰子而不應祖一之請祖一之請將無已時子其爲我應祖一之請余遂書此歸之質夫俾貽祖一以塞其勤祖一苟有契於余之言請捨其師之所用心者用心於不用心斯余所望也

御賛貞明公主墨跡跋

貞明公主筆法奇偉絶無脂粉氣在西宮嘗作大書

自然經室藏

八幅為內外子孫所分藏主之季子豐德公嘗梓於朱溪府其印本廣行世間至入於大內我大行大王盖嘗製四句賛而外間不之知及今八月內降御製詩文以資隧文之撰述而賛亦在其中於是主之內外子孫及大小在廷之臣始得快覩天章昭回燭耀萬目咸悅曺侯命宗主之外曾孫也取家藏真本粧為障將題御賛其上而屬臣識其事世之婦人惟窃窃錢刀鮮有從事文墨者今主以天家子乃於幽愁畏約之中獨能留意筆研如此斯固事之奇者而今又得宸藻揮其流傳之遠將不與紙墨俱獘斯又

事之尤奇者也凡人於先代遺跡雖甚微觸於目皆足以起慕況心畫之所寓乎先后之製此賛不但讚揚墨妙亦所罷綏後人臣有以知曹侯於展玩之際栝棬之思烏號之慟自有不能已者矣然則是幅也其不爲曹侯勉忠勉孝之資乎臣既得寓目輒題數語以識其事且以祝曹侯庚子八月日

題貞谷帖後

業無大小專而後工至於書尤以專爲貴不專未有能工者也古人云筆禿千管墨磨萬錠不作張芝定作索靖此言其專而始工也然余觀古人能書者類

皆韵士高人此其人其胷中所存所蓄旣有異於人故見於字畫者不蘄工而自工若然者又疑其不專以專而得之及觀貞谷李君所臨晉人帖意乃釋然盖君雖混跡閭里能遺落世務得酒輒陶然取醉醉輒操筆揮灑其為人絶塵如此而其於書業之且五十年矣是故其結構精密固得之專且久而其蕭散閑淡有林下風韵則非專與久之力也然則求工於書必其人所存所蓄有異乎人而又業之專且久乃能致之書雖小技其可易之哉噫余觀今之人硯硯利名之場非百斛純灰不足以洗滌其汚穢心腸而

其謀國政則不能爛究熟講操學術則不能專精深
造惟以粗淺之見朝夕遷業求世道人材之反乎古
其可得哉安得以君之所為為箴於世哉君之子寅
錫來求卷尾之題遂書此以歸

鳳寺事蹟跋

蓑徵以精勤力故能感彌陁接引亦以悲願力故能
度百千多人其事實為希有至於阿干婢子亦以精
進不懈故肉身透屋經赴淨土使宿世犯戒罪障不
終日而氷銷霧釋此其事也怪異然佛之道其自為
莫如精勤其為人莫如悲願二力既深神通妙用何

所不有特管見者驚以為神耳此記之藏於寺久矣
壞穿剥落殆不可讀住持僧彬寶惧其久而遂泯也
將刻板廣印以永其傳謁余俾識其事余因告之曰
我東善知識其見於景德所録者葢多其人而東僧
皆不知也其所知者遠不過義湘知訥近不出懶翁
涵虛而若其得法事跡則亦且昧昧焉是無他華僧
凡於古德言句能守而不失遞相傳授而東僧則不
能然斯所以往者日泯而來者無徵歟今師獨能留
意於衆人之所共忽如此雖非精勤之倫而其為外
護之力則大矣余未知彌弛棟樑復能乘引導船来

迦如記中所云于棟樑疑爲菽徵之別稱新羅人事在唐乾元十五年云

題謙齋丘壑帖

近世號能畫最稱洪金城得龜及尹上舍斗緒然尹畫長於人物禽獸而短於山水洪能山水而規模寂寥今河陽使君鄭元伯後出而名掩前人其爲金成仲寫嶺南及四郡諸勝尤爲精妙心與境融境與筆會凡山也水也岩石也樹木也遠近濃淡各極其態余雖足跡未嘗及於嶺外而若四郡則盖嘗遍遊矣今觀帖中所畫皆髣髴得其形似以此而知畫嶺外

諸勝亦必克肖真形無疑矣謂元伯胸中有移山驅
石之術豈爲過也世之沉酣利名者不知山水之爲
何物其或因事偶經其地去則忘之今成仲既冥搜
窮探若飲食之飫於口矣乃其意猶有所不慊至倩
元伯一一模寫以爲終身卧遊之資其愛山水可謂
篤矣而志趣之超絶又豈今世所有哉病中就窻下
展看忽不知是身所處即闤闠塵囂之中而芒鞋藜
杖恍若在乎島嶺月嶽之南矣帖有空幅漫題此以
還之

日新齋大易䟦

易之道其難矣泥於象數者溺而為方術拘於義理者流而為訓解夫文未嘗離乎義理故潛見飛躍各隨其時而他卦亦可以類推彖未嘗離乎占決故上下系辭著其凡例為一偏之學者又豈足以知此哉聖人之心與天地合開眼見此文之有此象因象而著其吉凶雖往来變化至為巧密而初未嘗用意安排若使聖人自以私意穿鑿為說則便與天地造化不同又豈能懸斷其休咎無失也哉後之人既不能知此文之何以有此象而揣摸為說則宜其言之尤詳而失之尤甚此易之道所以為難也秋東前輩從

自然經室藏

事於是書者豈無其人花潭流於象數東皐專事文義外是而能鉤深扶微卓然成一家學者蓋未之見也任公世復余里人也平生用力於易探討矻矻飢以為餐眠以為枕既久恍然若有悟也於是著日新齋大易一編其為說雖與傳義多有出入者然而其精微獨得之見有非專尚口耳者所能彷彿余未知其果能不失古聖人微旨而若其不泥於文義不拘於象數則誠有可喜者矣公之徹遠要余有一言之引余之於易蓋所謂讀而不知其味者其於象數文義兩無得焉今奚所發明哉只論易道之所以難者

以題其下方以塞任君之勳托云

題崔氏墓山祭田帖

陽城縣西天德山卽海州崔氏世葬之地少尹諱荷在景泰三年始卜葬副提學諱萬理又繼葬其後六代或葬楊州或葬坡州至贈贊成諱振海又葬天德贊成公之子贈叅判諱碩徵葬在靈岩而叅判公之子兵使諱雲瑞又葬天德葬天德者盖四世矣兵使公庶子尚徽尚軾置祭田墓下以為永久守護之計旣又懼其久而為不肖子孫酒食之費列書一冊以經官勘而少陵崔公又為之叙其事其用心之勤慮

自然經室藏

後之圖可謂無所不至矣尚徵聞嘗從余求一言以
為識余崔氏壻也素知尚徵孝友之行出人遠甚
今以此舉見之尤可信矣夫菩薩盡不過為老泉所
愛賞者而已然長公猶欲其傳守勿失則至曰人孰
無父毋以警夫後之欲取以自有者况斯田也即斯
墓之所由以守而春秋芬苾於是乎出則後之為子
孫者瞻斯墓知吾身之所自生其孰忍以斯田為酒
食費哉其有不然而必欲楪絕其祖先香火之奉者
則亦將如之何哉惟有如少陵公所言明告官家治
其罪而已余外舅寢郎公大舅正公寢郎公子若孫

並奠于此而不之記只記兵使公以上者文為尚徽作也

題梨園耆老宴帖

壽為人之所難得難得而能得所以為喜有喜斯有志是帖之所以作也圖其宴飲之盛列書姓名如是足以為志矣而又各為詩以題其下其風流之映照一世奚遜於洛社耆英之會哉余聞古有彭祖者得吐納之術壽至八百歲諸公豈皆有得於是哉非然也余又聞仁者必壽諸公豈皆仁者徒歟余於諸公不能遍識而識其半焉蓋皆靜重詳和有致壽之道

焉以余之所識而推其所不識其必盡如是矣其爲仁者之徒蓋無疑苟曰其天賦之厚而養之不失其方雖踰耋而望百不異矣然則此帖之繼作當爲累巨秩不止此而已也可期也昔狄監盧尹年未及七十而能與於香山九老之會司馬公亦以六十四歲與於耆英之社某雖不敢望昔賢之名德然諸公倘援文潞公故事許其容坐於尊俎之間某請作爲詩文以鋪張盛事如樂天溫公之序未知諸公果能見許否乎既以應諸公之命又敢私有布焉

跋松都两碑

靈通寺碑金富軾撰而吳彦侯書玄化寺碑周佇撰而蔡忠順書冬月印碑者聚火其下使石面剥拆不全兩碑皆然殊可惜也麗朝能書之人前後相望此二人者皆未嘗見稱於其間而其精能乃如此此豈我朝人所能及哉麗朝書法皆尚廉稜故瘦勁有法而我朝人則專事肥濁盖嘗求其故而得之矣凡書皆以廉稜爲貴故如顔柳歐褚之書皆有廉稜世言王趙書無廉稜而聖教序及虞芮碑之類皆未嘗無廉稜唯筆陣圖無廉稜此盖由於累次傳刻漸失本真其廉稜磨挫而然耳我朝人喜臨筆陣帖宜其失

書之本體而自韓景洪以後又以肥濁相尚則無恠其違古法愈遠也夫才固係於世之昇降亦未嘗不由於學之得其真與失其真則豈獨書法一事為然而已哉曰觀兩碑感而書其下如此玄化碑後面忠順自撰自書雜以半行尤奇

題三兒清風亭記後

亭之初成彥甫謀於士友將求尹仲和筆扁額而記則屬之余余諾而久未為也兒死之五月彥甫來見余道及兒平生為人以及乎文詞噓欷久之曰子之於記文汔之見靳吾不能待也抑子之子嘗有宴遊

記自其逝也益覺其文之為可貴重今欲以是刻而
揭之奚若余曰可哉使吾兩滋筆亦豈能過是哉彥
甫曰然則子宜畧書其由俾子之父子之名并列焉
雖無子之文不恨也乃書其下以歸之

題兩朝寶墨帖

右肅廟御筆四十四字故晚山徐尚書為承宣時所
得而當宁御筆三十七字則尚書之胤温叔為承宣
時所得也於此見兩朝宸翰之妙體法如一於此見
兩朝重科舉之意於此見温叔兩世昵侍帷幄之感
温叔之粧以為帖俾作傳家之寶者不亦宜乎既温

叔倩判府事徐公題四大字於卷首而要余識其下
盖當温叔奉御題試士之時余忝爲大司成而相公
宗爲提學故也爲温叔子與孫者每當奉玩之際慨
然興企踵先烈之意則此帖之繼成當不止此敢以
是祝勉後之人云

題尹仲和所書雲瑞圖記後

仲和爲其從子寫文珠雲瑞圖記筆法之妙余不暇
論獨其記中語有所感者夫光明雲瑞謂之幻固可
謂之非幻亦可即今日眼前所見穰穰爭奪火馳而
不息者幻歟宲歟彼且以爲宲而力競之矣仲和乃

獨以為幻而力辭之使傍人觀之未知孰幻而孰宗
余謂在宗宜作幻想在幻不宜作宗想若仲和在幻
而猶作宗想又何異於在宗而不肯作幻想者乎若
余在宗而作幻想者也何當學仲和之在幻而不作
宗想乎雖然說幻說宗猶落第二義謝其宗而泯其
幻既不作幻想又不作雜幻想即此便是大鮮脫未
知仲和以吾言為如何請以是質之乙卯仲夏為尹
鍚書

省齋集跋

世之士大夫安居教嬉雖家有舊書千百軸皆以飽

自然經室藏

蠹魚悴悴焉不知其中有何語況能操觚學爲詩若文以自表見於世哉委巷之人乃或能留心佔俾鳴其天機如近者洪柳下世泰以詩傑然驚一世閭風而興起者不啻四五人而高君時彥卽其一也君之詩功力不淺故不能無累句躓語而緣境造語興致翩翩其爲文亦明白暢達能極其意之所欲言古云天之生才不以地限者詎不其然而使君不隷名於象譯且不以衣食亂其中而一惟肆其力於椎敲之工則其所就又豈止此而已哉君以甲寅歲旅死燕館其孤瑞雲旣經紀君葬事而又傾橐鋟君遺藁介

雲谷李相公要得弁卷之文余曾官太史採詩余職也又嘉君兩世能篤好文學遂不辭而為之將以愧世之士大夫焉君有讀書劄録兩編其所發明考据往往精確不可易益見其文之有所本如此云乙卯初秋西堂病夫題

舊本楞嚴經跋

余於少年時嘗遊龍門山得楞嚴一帙於寺僧塵埋蠹蝕弊壞已甚愛其字畫精妙非近世所有持歸付匠手改裝置之案上見者皆以為匪懈堂筆跡按跋文為光陵御製而崔寧城恒申高靈叔舟諸公繼為

之則論者之言亦近似矣然余聞光廟使崔興孝寫
經開板以印本遍賜諸名刹龍門既爲畿內大道場
則是經之在是寺無足怪者興孝以善書名埒匪懈
而今無墨跡之傳於世其存者惟江陵崔叅判致雲
墓碣而余亦未之見未知與此經所書同一心畫否
無論何人所書宣陵以後當無此筆聊記之以俟知
書者質焉此經環師註外不多見而此則備載五家
足以叅考又可喜也

題陳氏聖旨帖

皇明太祖高皇帝既滅僞漢陳理銜璧詣軍門降帝

封為歸德侯俶改封順德侯與明昇并送朝鮮令不
做軍不做民閑住過活朝鮮置理嶺南之梁山郡子
孫遂為梁山人數世有冠冕後亦遂絶而猶不以雜
役見侵今其子孫散處中外而陳君恭潤方居京江
之龍山嘗手録高皇帝聖旨附以前後公文作一帖
將登梓以貽後之人請余一言以記其事余謂自漢
晋以来每於代謝之際必相屠翦以一人心梁之武
帝嘗論此以為感傷和氣致國祚不長然其於巴陵
王至遣鄭伯禽逼以金屑終乃摺殺則惡在其知而
能行哉其享國之止於其身可謂自蹈其言者矣惟

高皇帝則不然既善徐中山之不延順帝而其於二
國之君又能待以不死至今家口二十七人相隨東
從而其子孫亦令免為軍民德之厚量之宏豈異世
帝王所能及哉其能延祚三百不亦宜乎陳君之舉
不但欲令後嗣知其源委而已蓋將頌高皇帝之恩
於無窮則其為志也善矣余不可以不書

御製四句帖跋

天家子孫生而泰於富貴惟狗馬聲伎是耽不肯從
事詩書以故鮮有擢科第取宰相位者豈其才之不
若人哉亦其習之使然也惟今天官李侍郎則不然

自必痛刮磨綺紈習俛志績文及其就蔭仕則又隨處盡職皆有聲稱終能取上第不數年而躋亞卿其亦感矣方其唱名大庭上特命進見既宣醞御製四言四句以寵之首示嘉悅之意繼以秉公心爲勉異忌也今世黨禍其亦烈矣士大夫鮮能自拔於流俗甚至國受病敗而不之恤俾休作慼俾平爲陂識者之憂久矣我殿下卽祚以後唯以袪黨習爲務其發於宸章者又眷眷若此雖在庭諸臣覽斯帖將惕然有警於心況如侍郎家久被敦族之化其必朝夕兢兢思不負聖上飭勵之旨者其亦明矣雖然心不能

自公其公也由乎學不學未有不以私爲公者是故學生識識生公傳曰學然後知不足頋侍郎學之懋也侍郎尊君崟昌公旣識其事而侍郎又要余繼爲之文敢以聖製所及者演爲說不惟賛而以規云

寫真小跋

向在乙卯歲余在燕館有南京畫師施鈺偶来見論及丹青其言不讓自詑爲天下獨步求寫余真覩其盤礴運毫流動自在信其爲能手也持以東歸親舊見者皆言顴頟鬚眉乃至身體無不似者惟眼與口全失其真此盖有由然者余在途患眼抵館乃差然

燕京風埃漲空開眸甚澁施據所見而畫宜其肖也
维口之圓垂未知何為而作此樣豈余伊時口容或
如是否恨不商確使就正也及余年至八耆社尹台
季亨亦同陞要各圖像以繼故事於是張師學周来
寫余真凡六易草而始畧得之眼也鼻也口也鬚眉
也皆不失其真而若論典刑風神隱隱筆墨外則遠
不及施畫此由品格有高下之别故也鬚比前畫加
白而稀疎七八年之間其衰如此聊記顛委留示兒
孫

題尹内翰暻史赤裳别語帖後

自然經室藏

右爲故司諫院正言尹公以内翰驪史朱溪時當朝諸名勝贈别詩章也公之從子雲仲粧爲一帖要余題數語其端公之事行藥泉南相公明谷崔相公著之誌若碣詳矣鶴山鶴灘又從而宣揚余奚庸枝其辭獨余有所深感者盖公雖宅心公平然猶不免當時之指擬今觀帖中諸人其與公異趣者猶四分而居其一在今日則欲求並席而坐交片言且不可得矧相贈以詩文乎當公生時已謂黨議横決不可復救然由今而觀雖謂之濟濟咸時亦不爲過就此一帖而世運升降卽可觀矣噫使公而在今日則其果

能正已悟物齊其不齊之論使粹然同趣於正而不至如今之潰裂乎抑盱盱睢睢衆訾羣擠而公之狼狽顛躓不止如一跖之見忤而已乎余於是撫卷嗟惋者久之

自然經室藏

西堂先生集雜著卷之一

擬唐陸贄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奏

謹奏爲討賊諸軍聽其相機進勦自取便宜事臣聞古者國容不入於軍軍容不入於國是以其命將之辭曰閫以內寡人攸制閫以外將軍攸制夫外寇侵軼國尾未寧此在人猶瘡疹之在支體然其委任之專猶且如此況今大寇內發都城失守九廟震驚六龍播遷海內人心去就不定狼顧鴟張以伺朝廷政令之得失此如腹心受病憂在死亡則此時任人尤

自然經室藏

宜不循常制使屈伸弛張得以自由當敵應變無失其便然後庶責其為國輸誠臨事嘉謨苟其動多掣肘事不由心則呼吸之間事端萬變進退羈碍必致重誤軍機後雖欲悔其可及哉且臣有區區私憂之大者目今朱泚與李懷光通使連兵氣勢甚威李希烈又已僭號矣朱滔又遥爲聲援矣田悦李納王武俊之屬又皆反覆不常朝廷之所恃以爲爪牙者内則渾瑊外唯李晟而已此而不加委任又從而牽制其後俾不得底厥功則不但晟瑊無以展布其智勇海内聞之必皆解體其誰爲國家効力者臣聞晟家

百口在長安者泚皆厚遇此蓋賊欲以晁意深結晟
心而朝廷反加拘制全無推誠之意似此處置得不
爲亮賊所笑臧於奉天被圍之初疲軍力戰身中流
矢而勇氣彌勵臣節不虧當此存亡安危間不容髮
之時捨此二臣欲誰委寄夫鷙鳥能搏而縶其翼則
曾不若鷄雀猛虎善攫而絆其足則反不如豺狼爲
将之道惟在於臨事出奇應變不窮殺活操縱在我
而不在人然後始可以責膚功今者兵交於原野而
九重授策機變於斯須而千里禀命是乃鷙鳥而縶
其翼猛虎而絆其足欲責搏攫之功不亦難乎苟知

晟珹之不可用則固宜已之於其初亦既知其可用
矣知其有智勇矣知其有忠藎可仗矣如是而猶不
能任之專責之專則是乃君行臣道兵從中制將見
僨事誤機匪朝伊夕昔漢高祖唯能善將將故兵雖
累敗而終能有天下隋煬帝必欲功自已出故初雖
武而卒以亡其國此皆前事之明驗何則人君之權
唯在於用人用人而誠斯能盡用人之道矣用人而
不誠斯不能盡用人之道矣用人而誠人亦應之以
誠用人而不誠人亦應之不以誠其機如此當平常
無事之時固宜盡其道在今多難之日尤宜加意故

臣不憚惓惓為陛下陳之唯陛下深察事理凡進取規畫一皆委之二臣假以便宜之權俾克有成功不勝幸甚緣係任人事理為此謹具奏

代儒生沈漢叟疏

伏以臣之亡師前判書臣朴世堂在世之日嘗飭以身後諸事而考古禮意卒哭之後令勿行朝夕上食其子若孫遵承遺志不敢有廢今者臺臣鄭澔追論此事至請勘正主祀者之罪而其意專在於構誣遺教之人殿下不違其言遂皆聽許威命一下累繫相繼臣於此義不容嘿無一言敢冒鈇鉞之誅畧有所

自然經室藏

辨臣死罪臣死罪臣請先就澔所論而辨之澔謂不行上食奚爲廢父子之倫夫不行上食奚爲廢父子之倫乎生而致其孝焉没而盡其戚焉未葬而事之以生則晨有盥櫛之陳焉宵有衾枕之設焉有朝上食焉有夕上食焉既葬而事之以死則始撤盥衾焉始停上食焉有朝夕之哭焉有朔望之祭焉不唯如是而已父命而子唯父詔而子承夫不行上食奚爲廢父子之倫乎向使亡師之諸孤背亡師之雅意違亡師之遺志以死者爲無所知而必欲循俗之爲若是則澔果許以能明父子之倫而不如不日之蹈藉魚

肉乎此則澔一人之義理非天下之義理也澔又謂喪制自有五禮儀及禮記當從夫禮記只有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一語而已未嘗有上食之文五禮儀只編入家禮一書而家禮卒哭之後亦未嘗明有上食之文澔引此二書而二書俱無上食之文未知澔所見五禮儀禮記與世所行五禮儀禮記有別本乎澔又謂云師門徒誣謂朱子亦不行上食今直取事之易曉者論之耳豈效澔之誣引五禮儀禮記乎按朱子居祝夫人憂常在寒泉精舍惟於朔望来奠几筵則其但行朔望祭而停朝夕奠者只此更無

自然經室藏

可疑故文元公金長生文集中荅金巘問目論此一
事曰朱子無他凡祭朝夕上食不可付之他人則此
乃廢朝夕上食之明文也夫朱子之所自行者明白
如此長生之所追論又明白如此則是果皆爲臣等
之誣記乎澔引禮書而禮記無此文澔稱時王制禮
而五禮儀無定制澔謂誣託朱子而臣又未嘗誣託
朱子然則澔之所以罪亡師者乃在於不從俗禮而
已澔之所以罪亡師之子者乃在於承用父命而已
不從俗禮無害於從古禮承用父命無害於盡子道
此於澔有何甚愳之事而搆罪於常情之所不到乃

若私譬也臣既就澔所論畧有所辨又請粗陳不行上食之明有所據焉以人情言之孝子未葬而不忍死其親則凡起居飲食皆象生時此所以有晨昏盥衾朝夕饋食之節已葬則不得不事之以死故盥衾饋食等節變而為朔望祭奠此其界分盖甚明矣以古禮言之亦曰生事畢而鬼事始註謂卒哭不復饋食於下室其緣人情而定制者如此然古禮既為今人所排則請只以朱子所論明之按朱子荅葉味道書固有從俗從厚之言矣然其荅陸子壽書則有曰禮小歛有席至虞而後有几筵但卒哭後不復饋食

自然經室藏

金長生附註其下曰祔後主復于寢几筵終三年而
上食則卒哭後當罷也又胡伯量問儀禮始虞之下
朝夕哭不奠書儀亦謂葬後饋食爲俗禮如此則几
筵雖在但以朝夕哭爲猶有事生之意爾長生又註
其下曰朱子所荅不以爲非此又明白衆所共見者
非可誣也以我朝先輩事言之如李浚慶吳允謙固
多其人而今不暇一一傳引唯故賛成臣金安國所
撰崔命昌碑最與今日事相類其文有云疾病謂子
女曰吾死罷朝夕上食几干僭禮皆勿舉用子儙一
遵遺命然自悲不能盡情𠳿廬墓不廢朔望薦其父

子可謂各行其志而兩得之矣安國大儒也非阿所好者而未嘗以不行上食爲罪其賫詡若此則其亦異乎澔之設心矣漢寢殿有日四上食之禮元帝時議者謂其太瀆宜復古禮罷之上食之尚行蓋始於此而非禮之禮當時已譏之然以其行於帝王家故士大夫倣而行之則謂之僭命昌之意其在於是乎夫求之人情而無所違考之古禮而有所據證諸朱子而有已行之跡叅乎先輩而多可法之人然則澔之所以罪亡師不足又請罪其子疏請之未足又復論啓之前後斷斷持之愈急者其意果安在乎且祭

之重者莫如四時祭至如上食則先儒不可曰從俗無害而已矣非其重者也竊惟夫今世搢紳家多有全廢時祭而不行者未聞朝家一一查究猶於上食之停古禮之復必欲罪之不已殆所謂緦小功之察者而亦豈不爲匡衡陋儒所笑乎況父令而子承義之大者也上食非禮而情之輕者也今者以廢情之輕者而欲罪遵義之大者今世之人不生於空桑而亦皆有父母則豈忍於人情之外有此議論令人固有葬親而不用灰隔者矣世未嘗非之者爲其遵先旨也固有持論而歧違父兄者矣世不敢攻之者爲

其趁時好也今亡師之諸孤其所違者遺令而不敢
違又皆明有禮文之可證而其構罪尚如此則使其
有一於彼世之羣起而訐擊者又何所不至哉遵遺
令則曰是可罪也多可證則曰彼皆誣也蓋在己則
善恕在人則務刻所愛則不知其惡所憎則惟求其
過其亦蔽之甚矣大抵必行上食固不害爲從俗之
道而不行上食又何害於行古之禮人各有見自行
其志今夫禮節間事士大夫私相講定者何限而未
聞推上於朝廷斷此私家所行也豈是告訐於君父
者若昔明宣兩朝未聞以此罪諸臣亦惟仁孝朝諸

自然經室藏

名臣以上食之當行與沓往復問難者文籍俱存一
一可覆其時下不以爲諱上不以爲罪近時世道薄
阮凡有嫌怨輒摘其人私事睚盱傍俟如得奇貨騰
之章牘訴諸君上爬抉瘡疵百計傷毀惟恐其或脫
於文罔而不落於穽塹人心危怕有如此者尚何言
哉今澔之蘊毒懷憾於亡師其日久矣極其氣勢之
所至必欲魚肉一門如臣瑣力豈足以攖王長之鋒
燄將見一言脫口立爲虀粉而乃其所恃亦惟聖明
在上有屈必鳴玆敢冒死畧有陳暴臣死罪臣死罪
臣無任怖汗悸慄之至

咨感

近日黨禍之烈其源起於懷尼草蔓燎熾不可止遏懷曰尼非尼曰懷非皷煩百端勒成義意今朝廷之論則既以懷爲是尼爲非矣是者果是而非者果非乎其是懷也則既天書揭院額矣既宸札諭儲君矣又有孔廟配食之議焉其非尼也則既毀書板矣既削爵名矣又有祠宇撤去之議焉不唯如是而已其爲懷者寵而進之朝泥塗而暮金紫唯恐一夫之或見遺焉其爲尼者斥而遠之昨臺省而今縣髡唯恐一日之或在朝焉朝廷之是非如此而方矜罔袍者

自然經室藏

不以朝廷之是非為是非而各自嘵嘵嚬嚬止息無日其害至於人失本性國受病敗用人不問其才惟黨之循要津顯路覇據賄囑縱橫官以人擇於是天垂其灾地告其妖民失其所邦之將蹶彼猶不戢方且為虺為蜴為殘為賊感氣努目莫知其咎人之有言少拂其心艴然色怒昔親今踈其或入耳無忤投心相契喣喣拊摩愛如骨肉雖蒙騃頑嚚吹噓奬賞俾公俾卿悲夫忍使太祖康獻大王刱造之基見壞於黨人之手如此我敢問世之人懷尼誠賢其可愛孰與吾身今為懷若尼外費氣力內費機関機

閱盡而吾心憊矣氣力竭而吾身病矣不惟病與憊而已以若所爲殆君子之背而小人之歸矣是懷尼之是非未及定而吾且君子之背小人之歸矣利而爲此哉愛懷尼反愈於吾身不謂之失其性不可也敢問世之人黨論之可喜孰與國亡之可憂假朝廷之爵位以行其黨論黨論日盛而朝廷日亂其終必至於亡朝廷而後已朝廷既亡欲於他地復行其黨論譬如虫之蝕木不仆不已木仆而虫無所依今之喜黨論者皆蝕木之虫也不亡不已噫世之喜黨論者得吾說而思之庶其惑少瘳乎作咨惑

朋黨論 景廟朝欲具疏投進而不果

論曰古之黨有君子焉有小人焉退小人而進君子唯在辨之明而已今之黨無君子亦無小人唯其在已則求伸在人則惡伸其設心或不能出於君子而小人之歸則有之矣人之性情無不同者如好好色惡惡臭是已至於是非宜亦有衆所共是衆所共非當然而不易者而今乃一彼一此胡越之限此其故何哉私勝其公公滅而私痼痼之其極便忍為公湊成道理把持甚牢而名利之慾又從而蝕其良心於是同於我者但見其美而不見其惡異於已者每見

其惡而不見其美憎愛蔽於中而取捨亂於外此今人之通患也然則其將一循其所爲使入者主而出者奴常用其半而常廢其半如斯而已乎是奚可哉亦惟曰君子之是勉而小人之無蹈而已矣愛惡之得正而用捨之必公而已矣爲是其亦有術乎亦在乎上之人御之得其道而已矣今之士大夫非皆昧乎義理之所在特其醉於功利而智爲之昏耳今當歸而告之俾其稍醒告之將如何昔季孫行父論晋不可貳曰其臣睦鮑國論魯不可伐曰上下和古之觀人國者不在於城池甲兵而在其臣之和與不和

使斯人者觀今日之時象尚以為如何也國之將亡愚智皆知而卿士大夫曾不是恤假朝廷之爵位反以傷朝廷之氣脉其勢終必至於亡朝廷而後已朝廷既亡黨論何地比如蟲食老木不仆不已木仆而蟲無所依今之喜黨者皆食木之蟲也不亡則不已其告之宜如此此語曰忠不必黨黨不必忠唐李逢吉之黨號為八關十六字宋蔡京之當朝也同已者謂之正士異已者謂之邪人寶曆間朋比大盛宋申錫獨清介自守不趨黨與時論為之歿觀白居易能不入於牛李黨而史稱其賢自今而尚論彼四人者孰

為賢而孰為不賢世之君子宜有所辨矣循乎李逢吉蔡京之舊轍而恥為宋申錫白居易者豈人之情也哉其告之宜如此今之立朝之士喜人之順乎已而不喜人之忤乎已順則容而悅忤則激而怒黨議之所以日滋而不可遏也昔諸葛亮有言諸君勤攻吾之闕失漢室之興隆可期古人所以用心如此而今之世互相容隱互相扶植惟異色之人始乃言其失而不厭深刻耳苟受者虛心察理則其一意傾軋者固無論已外是則惡我之言孰非自脩之益而今乃不然情怒先加呵責甚厲其所厭惡殆若董彖夫

人臣獻言於君父輒望其虗受而乃不能自反於其
身身之不能而望於君父此又蔽之甚者也其告之
冝如此夫然則庶其慼有所瘳乎孰告之曰上之人
告之也如是而黨其止乎曰始之告戒冝爾云爾三
冬之積氷非一煦之力所能觧告戒而不止薄譴之
薄譴而不止重罰之人臣之有黨以其有爵祿耳奪
其爵祿而罰随之矣利而為黨乎夫捨賞罰而為政
雖文武周孔之聖不可以致治今欲禁人臣之為黨
而不操賞罰以臨之譬猶捨策而就途去楫而使舟
其必不行矣然則奚賞而奚罰曰賞有一而罰有四

翕翕喜事排擯異己如此者有罰推類援朋不揣稱否如此者有罰訐揚有陰構成罪名如此者有罰公相庇護杜塞人言如此者有罰其賞則惟公心體國者受之此所謂賞罰行於上而黨議息於下也歷觀前古黨錮之世未嘗不由其君之假借而後世議者亦不咎其身而輒尤其君誠以君綱解然後臣可肆為黨論未有明君哲辟在上而慫其下之為黨也昔唐文宗憂黨而不知去黨唐室寖而微弱齊威王奮然烹阿大夫及黨阿大夫者齊以大治惟其能振蔟與不能振蔟而已此又後世人君所宜鑑也或曰如

此得無長循嘿之風而因直士之舌乎曰吾所惡者黨也豈法言之禁乎其辨之亦有道乎曰人雖病於黨故良知為之昏苟心中先無物焉則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非我之能辨天固為我辨之如黑白矣又奚難焉其要亦在於上之人馭之道之得其道而已謹論

詩能窮人辨

辨曰自夫詩能窮人之論出而譚者歧焉或曰非詩固窮人也窮而後能詩或曰詩奪天機造物者之所忌故善詩者天必窮其命又或解之者曰雖窮於一

時而能通於百代其窮未始爲窮如是者非一余謂
是皆不能爲探本之論者也詩之工不工係乎才才
不係乎位豈必窮之盡才而通之盡不才乎天於物
大庇而一視無所愛於蜫蚳之溪蟄無所憎於蜩蛩
之亂鳴又何暇搜索世間能詩之人而一一窮其命
乎孔孟之窮甚矣雖有天壤俱斃之名而不諱其一
生之窮則彼蠹簡塵編中數句之警絶殆亦螢爝之
末光蚊蚋之皷響耳以是而謂之通焉吾又不能信
也然則詩能窮人之論謬歟曰奚其謬特論者不能
探本焉耳苟探其本而論之非天之窮其詩也窮其

才也非窮乎古也窮乎今也何以言之上古之世風氣完粹而陰聽於陽其顯位乎朝者必其才也我賢而有能者也夫才而賢能固能言矣能言何有於詩乎賡載之歌吉甫之頌清朝生民之作其果窮而始工者乎世既降而風氣隨之陽始聽於陰而才而賢能者始有不遇於時者矣田論無恥之人翱翔榮道而凡世之以一能一藝名者無不擯棄彼不詮伏草野則有棲遲下位焉耳大運昇降其孰違之詩固末藝而亦係乎才之一端則於是從而有窮之說焉比猶大海爲猛風所皷蕩濤震薄使其中鯨鯢鮫龍皆

失其所而雖溪澗之魚蝦亦不得安物固從其類也是故靈均不遇於楚子美不遇於唐以至郊之寒島之瘦孟七之短褐陳三之凍死之數子皆以才名於世者唯其才故其窮益甚向使得遇殷周之盛際居與杜吾知其位列乎夔契之間若孟若賈若陳下不失為采詩之官矣又何至於困阨終其身而已哉吾故曰非天之窮其詩也窮其才也非窮乎古而窮乎今也

可畏唯人賦

楊之峽多虎近多盜余居楊閒楊人何畏曰畏

人曰奚虎可避盜不可避焉耳余為作可畏唯人賦

奚畏於人不有歎乎彼虎豹之髭鬚與熊羆之昏彭嗜人血而膏唇裂人肥而充肚閃兮電倏嘯兮風走恚兮牙磨怒兮吻皷鬣魋為之心破馮婦為之髮竪信其可畏也雖然深其穽密其機雖其猛殺奚施其威使有角兮莫觸使有翼兮莫飛吾且屠剝其臈寢處其皮噫爾虎豹兮何為噫爾熊羆兮何為盱可畏者匪虎匪豹匪熊匪羆山林有客黃其巾朱其眼資兵器以為之爪牙舉烽火以為之眼目百千為羣束

西南北財也是斐人也是蚚吽儔噆群跳踉踴躍巨斧倏閃脩鋒揮震火者烏竄壯者鼠匿是則外顉與人同甭其心相斂有劘檪不得施其窖穽不得設其深苟以此而方諸彼則吾不畏夫白額之在林噫不有大於是者乎尚能固其鐍嚴其防夜寢而早起何患之生哉且夫彼其形皃也其來悍也人覩或迸猶可悍也世有端其笏戢其冠翠其蓋朱其輪拱揖乎廟堂之上論思乎帝王之前其象惟恭載言載色刀隱乎笑鋦藏其腹如蛇如蝎如鬼如蜮惟正人暨君子鮮不被其餘毒此則無牙吻之是資而狠於牙吻

無兵刃之是操而惛於兵刃徂古來今實繁有徒秦
庭之鏡邈矣放勲之明徂矣孰秉畀予炎火俾邦國
而其蘇嗚呼嘻嚱歟也可畏視人則不人也可畏小
大匪一斂之患止於傷人之患止於殺傷人殺人以
為小也而至於覆國是其封豕歟長虵歟抑天降時
而食我民歟實可畏者惟人

頌已賦

閔余濩落而無成兮余惟是之為須曩余之志乎文
辭兮志尚薄乎唐家恣上覩而下逮兮孰知余力之
靡及騁藝林而振羽兮凌學海而揚鬐籠天地而挫

萬物兮盖將齊光耀於日月世方哇其共笑兮余又
是之足恤彼辟雍之湯湯兮固羣士之攸萃杏壇鞠
爲鬪塲兮青衿變而介士紛惰窳而敗業兮競黨同
而伐異傳羽毛於吹嘘兮成瘡痏於妬甚雖逢掖之
卦體兮蓄飲齕於皮裡歲有司之掌舉兮羌名利之
都府咸于于而来庭兮衆奔走而先後決得失於一
夫兮既以欣而以慼余既與彼而背馳兮子不羣而
介立雖勉強而暫就兮匪余心之所好眈竹素而窮
年兮不量枘而改錯志摶摶而靡他兮又何樂之易
此嗟雕虫之小篆兮固壯夫之所耻昧春華與秋實

兮謾役志而弊神文固所以載道兮諒有德則有言既余悔之已晚兮庶今後而反之湔華藻之舊習兮求大中之所宜百家雜然而並進兮信亡羊之多歧申韓挾其刑名兮孫吳騁其譎奇彼兼愛與爲我兮匪大道之攸存道自然而爲教兮釋遣有於三幡微言絕於孟軻兮俄陸氏之分門咸自聖而詆人兮羌摘疵而吹瑕門逕窈而莫尋兮余焉知夫取捨心猶豫而狐疑兮辰不淹其儵忽筭余齒於既往兮二其十而加六惟四十而無聞兮固無稱於可畏懼余卒不免爲小人之歸兮心菀結而不解一念通於神明

兮覯幽人於宵寐愍余冥行而失道兮諄諄其誨也在道通而求諸遠兮夫惟甬之故也天降衷而在余兮人得之而為性彼昏之而為狂兮此明之以作聖察惟危與惟微兮絕薰習於無明滌人欲而淨盡兮擴天理使流行其去惡也猶建木之滅影兮其復初也如嬰兒之望長戎流光之玩愒兮終允蹈乎大方既吾性之可復兮亦大道之斯融苟汝之有志兮在勉強而不息雖先民不一其言兮奚捨是而他適承靈訓而惕悟兮欣余志之有獲既得路而不頗兮撰六轡而正策懼舊習曰循之所使兮恒日夕而乾乾

自然經室藏

詔墨卿而司戒兮膺虔告於天君綴微詞而謁志兮晉盤匜之有文

次李白惜餘春賦 月課二下

惜餘春之將闌兮結幽思乎西方蘭茝怨其無色兮誰與玩斯遺芳路遙遠而莫寄兮渺烟濤之茫茫心紆軫其不舒兮淚淋浪而成行悲韶華之已晚兮孰澗芼之見湘鵠羣龍之乘運兮儼高衢以騰揚胡獨處此幽遐兮跼長懷而靡展步寒林而周覽兮紛萬品之裁剪草如織而芊綿兮葉有色而深淺戴勝鳴以下上兮荇藻亂於綠潭念佳期之遲暮兮愁繽紛

而何堪歎青陽之告徂兮迫薰風之自南景按節以
舒遲兮潛時物之氤氳棲殘紅於枝頭兮飄萬片之
紛紛望長安而延佇兮嶺樹暖而暮雲春每去而復
回兮人既老而不改欵須臾之有生兮寄一粟於滄
海紛百念與千緒兮哂希慕之靡極彼昏夜而乞哀
兮驕妾婦於白日斯為病于夏畦兮非余心之攸親
虞躡屩而說趙兮范逃簀而干秦雖騁辯而操權兮
儘見嗤於達人惟腔裡之有春兮與庭草而無別是
生時於厥心兮匪物化而形滅茍獨善其奚傷兮懷
美人而宛結心悒悒而不釋兮獨永思而長嗟夜展

轉而不寐兮皎床前之月華倏推窻而騁目兮渺故
國之天涯

策題

問死生之理知之亦難矣子貢問死者之有知無知則夫子荅以語汝以有知乎則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語汝以無知乎則恐不孝子順棄而不葬也賜欲知死者之有知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此其爲說若有若無怳惚不定如此者何歟此與未知生焉知死之訓其意志不甚逕庭而不載於魯論只見於漢儒所記則其果爲夫子之言無疑歟易曰精

氣為物遊䰟為變曰精氣曰遊䰟果是何物而曰物曰變又是何義歟佛者曰人死其精神還復為人道家曰嗇養精神可以不死斯言也苟皆謬悠妄誕則樹穴溟環之事何以載於晉史而叅同一書又何以經大賢之箋釋歟大禹以生為寄而以死為歸莊生以生為勞而以死為息信如是則死果愈於生而叅園恢詭之辨與駢胝之聖其見無不同者歟顏氏家訓即古書之醇者晦菴多採入於小學書而其論三世之說則以為信而有徵此何所見而然歟我東大儒有徐氏者其學出於橫渠而其論死生則有曰湛

自然經室藏

一清虛之氣終未嘗亡未知正蒙中果有此等意思而其所論不悖於古聖人之旨歟古人有云死生亦大矣外家亦曰生死事大死生之於人若是其大而今之人皆醉生夢死不知其理但知生之可貪而死之可畏不亦陋乎何以則明乎死生之說而生順沒寧歟諸生必有素講于是者各其精思以對無拘科塲之陋習

其二

問象山之學旣經先儒之辨斥則其果無一二之可取者歟其著述中何等言論爲近禪宗而今可一一

拈出以論歟使學人恒誦牛山章者意旨何居而讀書至宇宙二字忽然大省其所省者何理歟以無極謂出於老氏而力詆之無極誠出於老氏則濂溪不免爲誤而詆之誠是歟白鹿講義之日晦菴當寒揺扇其悚服如此而後來攻斥甚嚴者何歟其書有云吾之爲學與諸人不同只是不滞滞泥泥於事物不滞滞泥泥卽其所自矜以功用之極處而與諸人不同尚自可得無與聖人有不同者歟其論釋氏之學以爲與吾儒便有公私義理之判吾儒義而公釋氏利而私然則其闢異端不可謂不力矣而卒不免於

同歸者果何故歟其徒之表表可稱者前則有楊慈湖後則有陳白沙王陽明其人品之高下操術之淺深可得詳言之歟慈湖一日下樓頓悟此心之妙所悟何等光景而白沙以靜坐體認爲教人法門陽明倡爲致良知之學此等見解果皆一遵象山路脉而無異同之可指者歟常聞中國則朱陸之學並行而互爲盛衰我朝則不然家誦户說盡是紫陽書絶不聞有陸學者若然則我國士趍之醇正其可謂遠邁中朝歟大抵尊德性道問學既爲吾學大頭腦則爲學而或稍偏於尊德性便皆可以陸學目之歟語曰

五穀不熟不如稊稗設令學陸而有所得則固將許以賢於俗儒口耳之學歟抑猶不然而寧蠢騃沒世為着衣喫飯之一常漢不當濡足於江西之餘派歟願與諸生辨其取捨之方

疑題

問大學自格致至平天下每句皆着而后兩字蓋言徹得此工夫然後方可做得彼工夫云爾然先儒之說又謂不可以格致之未盡而廢誠意工夫又不可以誠意之未盡而廢正心工夫至於脩身齊家逐節皆然由經之說則格致未盡之前不可從事於誠意

自然經室藏

誠意未盡之前不可從事於正心其分限甚嚴若登階者蹈了一層又蹈一層由先儒之說則格致雖未盡而不害並用工於誠意誠意雖未盡而不害並用工於正心此其為說未免牴牾者何歟若從經訓則終身竭力恐無盡行之日若從先儒之論則界限混淆必有躐等之患夫大學是初學入德之門必須熟講以求至當之歸然後初頭下工方無差謬諸生其各明析以對

沈生命復字誠之祝辭

天所賦與斯謂之命人所同得斯惟曰性性命同源

即一太極厥初渾然有善無惡流而為情善惡始錯情勝欲熾厥性彌鑿茲惟聖賢垂訓著書約情歸性俾復于初復之如何惟善是明明之如何亦惟曰誠誠則斯明明明乃合天是謂遂德在動靜先爾名命復字爾誠之易言闕邪曾戒勿欺尚克拳拳顧名思義循是明命毋暴毋棄惟聖與天希之則是

莊子曰性脩遂德德至同於初其論復性至命之義甚妙而程子深斥楊子脩性之說故今斷章但取遂德二字

尚古堂金氏傳

尚古堂金氏者名光遂字成仲其先尚州人大司憲諱

自然經室藏

德誠當先海䕶母后抗節謫北塞與白沙李文忠公並稱歷三世有諱東谿官吏曹判書持清議為一時名臣君其仲子也生而狷潔好古嘗讀文待詔華氏傳謂其迹頗相類遂取其號以自號生於紈綺而薄榮利灑灑有出塵想旣擢司馬見世路艱險無投足地遂欲廢公車業以其志告判書公判書公惜其才久而後許之曰從若志不若强也於是閉戶絶交遊惟凈掃几榻取古書畫金石異書列置左右端溪之硯隃糜之墨兎毫鼠鬚之產於異國者無不畢致摩挲閱玩以為樂方其冥然神會若與古人者相接

視世之啄腐餐腥無足以累其懷以是凡人家所蔵無論中州東土鮮有漏其眼又能辨其出處雅俗展閲未半真贋立判有持書畫求售者苟其當於意雖解衣傾廩無所惜然以其有賞鑑也所蓄皆精品尚古既拙於謀生而且奪於多好家業漸就匱橦指亦稍稍去春屬交以為適而竟不改所好又喜與客評隲古今舌端袞袞泉湧雖名該洽者莫能傲以所未知也嘗言世皆棄我我亦無求於世然揚扢風雅點綴太平為三百年本朝破俗則後或有知余者其言如此而其於皇明人事跡及文章不啻若屈到之芰

子反之飲其所自叙及論三教書文甚奇宕而大抵皆明人口氣也余尚謂尚古君旣古之尚矣唐宋視明為古漢魏視唐宋為古三代視漢魏為古君今捨三代漢魏唐宋而所喜談者明事所喜讀者明文烏在其尚古也君曰余惡東俗之齷齪也東文之冗陳也東學之粗淺也思反乎古而三代不足徵也漢魏足徵而畧也唐詳於漢魏宋詳於唐而猶不能備夫明以其世則近以其籍則備吾所以尚也夫中土之人不縝密則豪爽不如我之齷齪也中土之文不簡潔則雄邁不如我之冗陳也中土之學為朱則朱為

陸則陸爲釋爲老隨其志尚而湧趋之所以深造而自得不如我之口程朱而志駔儈吾非明之尚尚中土耳今閲其書玩其蹟若朝夕與處而接其談笑津津乎其有味又奚三代漢魏唐宋與明之擇哉余乃謝尚古子之言善矣有足以警世者矣然尚乎古而近取諸明子言雖辨不得無病辛酉八月余見擠於白簡歸濱陽之鷗村尚古駕片舸逆浪而至見訪於偃松菴留一宿夜秉燭抵掌而談三教以及乎明人之文既已謂余曰吾年比子爲火其必後子而死不得子之文也幸子額爲我立傳使後世知有我也尚

自然經室藏

古之喜明人於是乎爲尤篤矣爲之人立傳者蓋未嘗有雖有而亦罕至王弇州諸人始臧爲之尚古之意殆其祖於是乎乃書以爲尚古堂金氏傳

外史氏曰尚古生其自敘云尚古家雖貧猶不忌濟人利物然事事必一意孤行且失於點檢細節往往爲倚歸邊幅者所姗其短處在此夫其所謂短者乃吾所謂長也且其喜明人文人多病之余亦病之而非如世之人一切偷取其殘膏賸馥乃其慧心靈性適有所契焉則其病也又未嘗病夫短非短而病不病斯則尚古生已矣

西堂先生集記題跋雜著卷之一終

自然經室藏